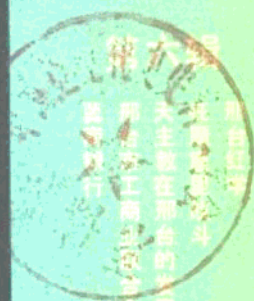


0305

历史的是迹



天主教在那台的发展概述
天主教在那台的发展概述
天主教在那台的发展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44



目 录

邢台“红学”	周来聚 (1)
河岔红枪会	刁义 周来聚 郭明臣 (32)
直隶南部红枪会、大刀会的兴起	王倩宗 (41)
隆平县红枪会运动	张芥士 (47)
隆平县第二次红枪会	巩庆 檀少雄 (51)
巨鹿县红枪会的兴起与失败	尹俊杰 (55)
邢台县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冯志诚 (60)
在魔窟里战斗	王合麓 (69)
邢台城关地下工作回忆	袁镜身 (83)
戎瑞云忆丈夫入疆前后的一段经历	杨国治 宫文成 (86)
邢台人民反蚕食斗争纪实	李万贤 (96)
大破王高路	张增林 (99)
邢台市工商业联合会简述	木 奕 (104)
邢台纺织史话 (续)	王绍唐 王洛圃 (125)
经营有方的春和庆药店	德隆、其华口述 华进整理 (130)
邢台基督教简史	于暖龙 (134)
天主教在邢台的发展概述	秋 涛 (145)
邢台伊斯兰教简介	于暖龙 (156)
道教在邢台的兴衰	秋 涛 (166)
邢台佛教管窥	于暖龙 (170)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南妇女·····	王素梅(181)
太行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回忆·····	张玉美(188)
东团壮歌·····	张彦邦口述 赵士英整理(194)
抗战女英雄——郭孟女·····	刘清云整理(200)
一位坚强的女性——王胜菊·····	牛晓平整理(204)
牢记先父嘱托 扎根邢台泳坛·····	穆建华口述 晋文整理(207)
祖父杜老计和他的神针·····	杜淑秀(214)
龙团大元帅——景廷宾(续)·····	贾书敏(219)
“罗泽溥”教案·····	李金鹏(227)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南日报》·····	王俊乾(234)
冀南银行·····	常俊才(235)

邢台“红学”

周 来 聚

邢台山川的“红学”组织，也叫真武道，起始于1925年秋，是农民为了反军阀、反官府、抗捐税、保家乡的民众性团体。“红学”中少数人利用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气功科学，团聚了渴望求温饱、求自由的广大民众，联合黄沙会、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门，曾经反官府、驱奉军，两次进占邢台城，杀过收税官，打过溃兵及刘桂棠贼兵，援助巨鹿农民抗捐税而攻打巨鹿城。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红学”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起到过推进作用，后来由于被封建势力所利用，使“红学”渐渐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终被历史所淘汰。

“红学”首次起事

民国初期，北方各系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下，穷兵黩武，连年混战。经过直皖、直奉战争，曹琨、吴佩孚统一了华北及长江流域，奉军、晋军也不时进占冀南，抓丁派差和各种苛捐杂税，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邢台广大贫苦农民，对军阀之横征暴敛及战时溃兵的骚扰愤恨至极，为保家自卫，反抗军阀及官府的压迫，

便组织起各种会道门。“红学”（即真武道）就是在那台农村中自发组织的一支势力较大的农民会道门武装。

曹九锡与白岸“忠孝团”

1925年秋，有个叫曹九锡的人，从武安县来到邢台县西部山区路罗，自称是河南陕州灵宝县姚头村人，欲往山西找阎锡山，因病住在路罗。在与路罗川绅士安老立（杜彬人）、宋老韶（茶白沟人）、刘老和（城里人，在路罗经商）等人交谈时，再三言其同八位师弟在河南金顶山学到法术，不仅能避刀枪，尚能闭住快枪、火炮的火门。由于三人不相信，乃赌气往山西去。路过白岸时又病在丁培藻的铁匠铺中，丁对曹照顾很好。曹观其为人正直，侠胆尚义，便收为大徒弟，将其法术尽力传授。此事被白岸村财主路世生得知，他是当地的恶霸，专好结交无赖，欺压良民。为保护其家财，便将曹请到家中设坛立学。曹九锡在病困之中，不得不依附路家，他就在白岸一带以学法术、闭枪炮、打溃兵、保家乡为号召，立了真武道的神坛，称“忠孝团”。附近村有几十人闻之，为对付溃兵及无赖的欺压，便加入了真武道，而大部分人尚在怀疑观望。

曹九锡将神坛设在路世生家一幢较大的房子内，八仙桌上供着真武大帝的木牌位，供桌上摆着斗大的石头香炉，内插拇指粗的大香，两边点着大红蜡烛，各种供品垒得层层叠叠，地上摆着一些用麦秆拧成的草墩儿，供徒弟练功跪拜之用。这个真武道练功的组织便被人称为“红学”。曹九锡在“红学”内自称大师兄，教育徒弟外行慈善，内养太和，修身养性，戒斋沐浴，要求做到身静、心静、气静，把意念集中在丹田，以达“肾水上升、心火下降、水火既济之功效”。

“红学”的信仰、道规及练功活动

信 仰

信奉祖师真武大帝，又称“忠孝团”，俗称“红学”。旗帜为杏黄色，上有“真武神道”四个大字。

宗旨：健身自卫，除暴安民。

道规、道语

道规：

第一，不许贪不义之财；

第二，不许奸辱妇女；

第三，不许乱传道内法术。规定父不传子，子不传父，兄弟、夫妻不能互传。

入道条件：一是农民有五亩地以上者；二是商人有五十元资本以上者；三是大家公认为好人者。雇工和穷人虽系好人，但因没时间练功，更无钱交纳“红学”捐款，皆不准许加入。入道者用清水洗净手脸及上身，跪在祖师牌位前自述一生经历，众人公认不是坏人，大师兄才让盟誓入道。誓词除默念前三条道规外，另加“如若不遵道规，愿受炮打穿心而死的惩罚”等誓言。

道语：为便于同外地“红学”联络，道内规定暗语是：头顶雷，脚踏钢，铁钢牌，吃火。遇同道者盘问对答准确，“红学”内即视为知己，招待食宿，尽予方便。

练功活动

练功：道内规定，每晚必须到“红学”去练功，初学者需戒五荤及女色，百日不准间断。前十天每天除吃小符外，晚上请神念法，跪在祖师前默念所学咒法，用力合掌，两臂持平，闭目尽力吸

气，吸三出一，精神即麻木无知。第11天至40天练排砖，即用砖块照自己身上砸，自头顶至两臂、两腿、前胸及后背，共十七处，每处砸三砖，共51砖。第41天至70天练刀，即在自身砸砖处用刀砍，每处砍三刀，叫做运刀场。第71天至100天练炮场，先练吃火，用香油燃三寸的灯火，然后一口一口吸进嘴里，感到嘴里不烧，火即运到前后身。同时还要学画大符，念大法，往大符上吹三口气，吞到肚里能避枪炮。百日练功后，便自由复习，越练越精，虔诚苦练，自得其果。

符法：道内符法约有一百余种，常用的有老本、护身、分子、小干吃等。符是用红朱砂画在黄表纸上，如战时口吞护身符、分子符，以避枪炮伤身。平时常吃小干吃符，以养精、气、神。也有的符用于治病。吃什么符，还要念不同的法，也叫咒语，约有几十种。

掐穴：在吃符念法的同时，还要掐穴。平常掐子午穴，征战上阵时左手掐五雷穴，右手持刀砍杀。

信真武 “红学” 迅猛发展

曹九锡在白岸村立“红学”后，决心要显露其“法术”。据见过曹九锡的人说，曹个子不高，平时穿着长衫，外罩一件旧马褂。传说他的功夫很好，一尺多长的青石条，用手掌一砍两截；徒弟练功用的青砖，他拿在手中略一运气，砖头立即粉碎。他还赤裸上身，让几个徒弟用明晃晃的红缨枪尽力去刺，也伤不着其皮肉。还有人传的更神，说他会分身法，会使几把飞镖，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他对练功的弟子要求很严，每晚必须到“红学”练功。

在曹的指点下，丁培藻的法术很快就见了成果。据说在“红学”练功时，这个铁匠出身的人，左手托着十块青砖，右手掌劈

下，青砖都从中间断为两截。曹九锡的奇异法术，在山川不脛而走，传得很快。杜台兒村陈梦泽（字济众），大鱼村牛贵金等人平时都爱舞枪弄棒，这时看了曹的功夫，也都折身拜服，盟誓入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天，从河南打仗退下来的四十多名军阀溃兵，进入路罗川黄家台村骚扰，民众十分惊慌，纷纷到山上躲避。曹大师兄得知后，即率其“红学”前去迎击，经过一个时辰交战，溃兵落荒而逃，南窜武安。

1926年春，直系军阀褚玉璞的溃兵七十多人进驻路罗川的左坡、杜台兒、鱼鳞沟等村，曹又率会徒及民众多人，将溃兵打败，缴获步枪43支。

白岸“红学”两次打溃兵得胜，震动了整个山川，坚定了民众对“红学”的信心，于是纷纷请大师兄成立“红学”。宋老韶、刘老和、安老立等绅士亦亲自到白岸，请曹九锡到路罗镇设立“红学”。宋家庄镇商绅李德哲（大百工人），亦将曹请至宋家庄教徒立学。

曹九锡到宋家庄以后，路罗川绅士怕官兵报复，准备将缴获溃兵的40多支枪呈送县府，曹闻之立即率宋家庄“红学”会徒追踪向县府送枪的人，在西黄村一带，将枪支全数劫到宋家庄。驻在西黄村的山川警察所长奉县府命令，率警察十余人到宋家庄追要枪支，曹强硬抵抗，率其会徒百余人，将警察包围在一处房子内，众会徒手持大刀示威，警察所长遂认错得释。

民众最厌恨的官府爪牙——警察受到“红学”的打击后，人人称快，笑逐颜开，曹九锡真武道的威望，深入山川各阶层。于是，“红学”从宋家庄扩展到稻畦川各村，由稻畦川再扩展到浆水川北部，浆水川的南部各村也由路罗川的师兄去设坛立学。这时各地的士绅、财主，为保护其财产，多加入了“红学”，并先垫款解决道内费用，笼络民心，掌握了“红学”的权力。到1926年夏，“红学”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四道山川的大部村庄。曹九锡乘机又向东发

展，亲到谈村、梅花一带几十个村庄传道，毗邻内邱县的胡里、十方等村庄也来请师立学。路罗是“红学”的发源地，杜台见的陈梦泽、大营村的赵福禄等人，都被请到伍仲、贾乡、崔路一带设坛立学。在坡底村开染房的李有辰（东侯兰人），在路罗当铁匠的董新元（董村人），也都回到本村组织“红学”。这时共产党在知识界秘密发展党员，据说经西郭庄张信卿介绍，伍仲村陈桂林（教员）参加了共产党，在本村组织“红学”，借以开展农民运动。不久，邢台城西从岗头至四道山川，均成为“红学”的势力范围。各村“红学”设总指挥一人，队长、书记（即秘书）各一人，会徒完全服从于立学之大师兄指挥。1926年冬至1927年春，为“红学”大合团时期。为演习、示威、作战便于统一指挥，各村“红学”会首以就近地域自行联合，公举地方上有威望的人物充任团长。当时各地公举的团长有：白岸团路凤丹（路世生子），路罗赵峪团贾贵德（地方人物），浆水团李芳（宋峪人），将军墓团周×均（农民），宋家庄团赵彩如（地方人物），菜树沟团逯仁德（农民），马河团李秀生（农民），侯兰团陈桂林（教员），谈村团徐兰（农民）。凡有“红学”的各个村庄，有事难以处理，便呈请团长决断。各团之间不相统属，有事可邀请相助。各地区公举团长之后，即择期举行合团大会，邀请附近“红学”各团会徒前去助威。侯兰团“红学”在大合团时，在村北盖了一座真武庙，还从北京请了马凤章的京剧班子唱戏三天进行庆贺，并备有酒饭招待四道山川来助威的“红学”会徒。各地域“红学”合团以后，均利用群体的力量，惩治了一些无赖、恶棍，安定了地方秩序。如稻畦村小拐子、条子峪霍小五等，都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无赖。平时谁也惹不起，当地“红学”兴起，即把他们除掉，将其财产没收。还有一些无赖见“红学”人多势众，亦不敢再胡作非为。

“红学”与天门会、黄沙会、大刀会等会门的关系

在真武道兴起之时，黄沙会、天门会、大刀会、白枪会等会门也开始发展。

黄沙会的传道人为刘希贤，系河南省人氏。自称是与曹九锡在金顶山学艺的八个师兄弟之一，其所供祖师为黄飞虎，宗旨及练功活动与真武道大同小异。1925年刘希贤到永年县教徒传道，徒弟以张镇西等人为首，发展范围也很广。1926年春，邢台县西时村霍老修到永年县庄集去抓药，即参加黄沙会，回来后在城西北乡一带村庄发展会徒很多。龙门川李家峪村窦同德（教员）家里较富，为了维护当地秩序，乃请霍到龙门川传道，这样北小庄以下五、六十村均为黄沙会控制。营头、马河一带村庄也有黄沙会组织，但势力还不及真武道。

天门会亦是1925年由永年、沙河传入。据说有位林石匠到山川练法，在麦地窝、南小庄一带成立天门会。其祖师为灵宝天尊，战时会徒齐聚于天门神会大旗下，每人枪缨上挂一黄表纸，并带有护胸的黄绶。天门会为扩充势力，强迫无“红学”的村成立天门会。另有说天门会网络各村“红学”排斥在外的流氓、无赖为其会徒，依靠这些不轨之徒，强行向有“红学”的村任意派款，因此民众对其不满，多参加“红学”与黄沙会。

大刀会由广平县传入。城东乡李道村张老梦为首领，会徒势力也很大。山川亦有部分村庄成立大刀会。

白枪会从永年马庄传入，以后楼下村张占德为首，势力范围不大，仅在王快、孔桥一带村庄发展。白枪会的枪缨为纯白色，其宗旨、法术与其他会门大同小异，无甚奇特之处。

据民众评价，真武道的纪律较好，深得民心；黄沙会次之，因两道大师兄均来自金顶山，在道性上自然相近，战时联合行动较多。天门会成份复杂，行为不端，且又限制“红学”发展，因此，与两道矛盾较大。老庄窝村王老祥，是当地有名的恶霸，霸人妻女四人，谋人田产，窝藏贼盗。县立下寺第四高级小学被盗，警察在其家中清查，从地窖中搜出脏物无数。王老祥五叔（财主）为老庄窝村“红学”会首，因家务有隙，不准老祥参加“红学”，后王老祥便跑到沙河县参加天门会，回来在附近村发展会徒，在其门口竖起“天门大会总司令”的大旗，但是传徒不多，多系各地无赖与不轨之徒。王老祥后借故将其五叔用石头砸死。其五叔儿子王文同，跑到菜树沟“红学”团部，跪地哭诉不起，“红学”会徒平日即恨天门会，一听此事均抱不平，于是遂仁堂即率各村“红学”会徒数百人，将老庄窝村包围，王老祥此时未在家，其弟王福禄等持步枪在房顶顽抗，“红学”会徒从早晨一直包围到午后，终将其房屋放火烧毁，共杀死王老祥家中老少12口。王老祥后逃入沙河公孚煤矿天门会中，待机图谋报仇。沙河县的真武道亦受天门会欺压，遂联合邢台“红学”欲消灭天门会。陈梦泽、陈桂林、安老立、李秀生、刘老和等邀请黄沙会、大刀会等会徒五、六千人，与天门会的两千会徒在沙河县下曹交战，天门会死数十人，真武道死四、五人。战后两县的真武道重新集结整顿，又向集中在公孚煤矿的天门会进攻，经过苦战将矿区攻开，大肆破坏，抢掠而回。

会门联合驱奉军

1927年春，奉系军阀盘踞邢台一带，看到国共两党在南方组织的北伐军士气高涨，产生了恐怖心理。为了巩固地盘，抵御北伐军北上，便大肆招募新兵，横征暴敛，筹措军饷。地方钱粮实行“征二借三”（即一次征收两年的钱粮，并借征第三年的），苛捐杂税

无所不有，本来甚是贫困的冀南农村，加上军阀混战，连年灾荒，哪有能力一年交付三年的钱粮，因此人们怨声载道，民变四起。

1927年春为了迎接北伐军到来，中共北方区委派贾湘农、杜浩然、张剑功、刘髯公等人到邢台建立“冀南武装农民运动办事处”，协助中共邢台临时地委开展北方农民运动，发动各县会道门武装，攻城夺寨，驱赶奉系军阀。中共邢台临时地委书记沈国华及共产党员张信卿、张啸宇等人，秘密到各县联络红枪会、大刀会、天门会、黄沙会、真武道等会门首领，举行农民暴动。经过数月工作，先后联络的会首有永年谢光亮，南和沈鉴周、梁顺天，尧山李老恒，内邱魏庚申，邢台景好善、丁培藻、陈梦泽、陈桂林、张老梦等，共计会众数万人。大名、曲周、武安、沙河、平乡、鸡泽数县会门也都组织起来，先后占了南和、平乡、尧山、任县、沙河等县城。1927年6月16日，各县会徒数千人，在各会首的率领下，开到邢台城郊各村驻扎，与城东景好善（景家屯人）的红枪会、张老梦（李道村人）的大刀会汇合，准备攻城消灭奉军。邢台山川的“红学”和黄沙会约七、八千人，在丁培藻、陈梦泽、陈桂林、霍老修的率领下，手持大砍刀和红缨枪，集结于城西附近村庄待命攻城。盘踞邢台城内的奉军很少，多为招募的新兵，在磁县马头镇一带，刚刚受到共产党员张兆丰率领的农民会门武装的袭击，惊恐未定，看到邢台会门武装蜂起，遂同县长赵修五弃城北窜。以永年为首的天门会和邢台城东的红枪会、大刀会乘机开进城内，其余各县会徒驻扎在南关，邢台“红学”仍住在城郊各村。

邢台共产党临时地委联络各县会门，武装农民占领邢台城后，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挂起“冀南农民运动办事处”的牌子，沈国华、张信卿等人准备将会门的武装编为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路×军×师，司令部亦设在三女师，积极整训队伍，筹措给养，欲乘胜挥师北上追逐奉军，以打通平津而定关内。司令部贴出安民告示，并令各路武装均要严守纪律，买卖公平，维持城内秩序。各

县进城的会徒很多，一城四关的商号都住满了人，由于缺乏政治领导，这些农民难以驾驭。会徒们成群结队到机关学校四处游弋，寻衅闹事。天门会的会徒纪律很坏，不断哄抢商家财物，会首郭某天天逼着商会会长赵玉堂要大洋（银元），如若不给，声言要血洗商会。本县的部分会徒也到城内找劣绅崔老变、胡老永清算旧帐，并找商会会长赵玉堂讲理，质问他当会长以后，为何将原定商七民三的派捐比例，随便改变为民七商三，加重了农村民众的负担。

商会会长赵玉堂整天在刀光剑影下到各商户派粮派款，应付各路进城的会徒。由于进城的会徒太多，这个四万人口的县城，每家商户每天要出二十斤馍馍或大饼，引起了士绅和商家的不满。赵玉堂苦于无计，后来采纳金召南的建议，首先劝说本县的会徒回乡，其次是托人找白岸村李老本（即李本卿），让李去山西潞城请晋军来赶走外县会门武装。赵玉堂是城西北尚汪人，他利用当地的人事关系，劝说本县会门首领陈梦泽、陈桂林、霍老修等率“红学”和黄沙会大部会徒回乡走了。

1927年6月22日，山西晋军卢丰年师开到城西演庄一带。沈国华派人去联系，卢师言其易帜参加北伐，约定军队暂不进城。当天傍晚，晋军一营长进城找邢台红枪会首景好善交涉，指出天门会纪律败坏，骚扰商民，如不收敛即以武力对付。景说两会不相统属，无法制止天门会之不轨行为。景看到形势严峻，即率其红枪会撤出城外，当大队撤到大梁庄时，发现老师谢光亮等人尚在城内，即率数十名会徒返回城里去接，进城不久，由于天黑城门关闭，他与会徒便留在城内。

当日晚上，沈国华、张信卿、刘翼公等人邀请邢台商会会长赵玉堂等士绅及晋军卢师秦团长，在司令部商议队伍整编、筹措给养等问题，半夜始散。23日拂晓，晋军突然将县城包围，大炮向城内乱轰。沈国华知晋军有变，即率天门会等奋起抵抗。城外各县的真武道、黄沙会平时与天门会有隙，同时各自为保存实力，不肯接应

城内的会徒。城内会徒终因缺乏严密组织及先进武器，黎明被晋军攻入城内。永年天门会及邢台城东各村的红枪会、大刀会会徒从东门向外突围，死伤会徒百余人。现今80多岁的景家屯村民谭斗成每谈起当年此事，便心有余悸。他说，当时出东门时，天门会的队伍在前边，被晋军机枪打死很多，城门洞里外都是死尸，真是血流成河。景好善带领我们红枪会、大刀会的人出东门时，命令都用避枪弹的“分子法”，我们几人气功功底深奥，晋军的五挺机枪一齐打来，听着子弹在头顶、身旁嗡嗡飞过，木柄手雷（手榴弹）也在脚下爆炸，但都不能伤身，我们一同出城的几十个人，只有两人受轻伤。

晋军攻入城内后，将农民运动办事处门口的旗帜撕掉，将牌子砸毁，并通缉沈国华、张信卿等人。后来沈、张等共产党员化装成“红十字会”人员，抬着伤员混出城外逃走。邢台的“红学”、黄沙会等会门的部分上层人物被封建势力所瓦解，共产党初次秘密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被投靠蒋介石的山西军阀所镇压。然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学”会徒，却幸灾乐祸地编了“天门会倒了霉，挨了晋军的捣蒜锤（手榴弹），天门会遭了秧，挨了晋军的机关枪”的顺口溜。

参与攻打巨鹿城

1927年秋天，巨鹿县官府对农民派的捐税过重，警察、保安队的催款手段恶劣，激起民众组织真武道、金钟罩、大刀会等会门与官府对抗。民众抓住警察及其家属即行杀戮，抓不住就烧其房屋，全县警察、保安队及土匪等逃进巨鹿城内，集中有千余人。各会门农民联合攻城，因警察枪弹充足，地势有力，会徒第一次攻城失败。警察便下乡报复，屠杀会门人员，焚烧各家房屋。各会门无计可施，即派人到广宗、平乡、任县、南和、邢台、永年各会门求

援。巨鹿刘永茂等人到邢台与“红学”联络，邢台“红学”会首陈梦泽、董新元、徐兰、郝双桂等人，率领路罗、宋家庄、伍仲、谈村一带“红学”会徒近千人，星夜驰援巨鹿民众，二次会攻巨鹿城。在攻打巨鹿南门时，邢台“红学”总指挥董新元命令在城外拉炮场，就是让会徒们吃符净身，掐穴念咒，要运用法术闭住城上警察快枪的火门。开始城上的快枪没有射击，会徒们认为法术闭住了对方快枪的火门，便蜂拥向城墙扑去，当靠近城门时，城上的步枪开了火，总指挥董新元阵亡，其他会徒也伤亡不少。总指挥阵亡后，各村会徒失去指挥，便自行向后溃退。亲临其战的伍仲村陈桂富对笔者说，当时他和本村胡积等六个年轻人，左手掐着五雷穴，右手举着大砍刀，光着上身念着避弹咒法，勇猛地冲到城墙下。巨鹿是土城墙，年长日久多处风化，他们手扒脚蹬着城墙上风化的小土坑，开始向城上爬，当爬到一丈多高时，回头一看别的会徒都撤了，他们也急忙下城撤退，由于心慌意乱，脚踏不稳，先后都摔到城墙下。城上警察的快枪打得很凶，陈、胡二人都挂了彩，六人便滚爬到一小土屋躲藏，天黑才退了下来。这时各县会门武装云集城外，巨鹿县长赵鹤等人自忖支持不住，当夜率警察及保安队弃城逃往南宫。陈梦泽、徐兰等人率领邢台“红学”会徒返回邢台，巨鹿各会门赶着轿车将死伤者送回，沿途各村会徒在村头路边备有茶饭热情相送。

邢台山川“红学”的兴起，很受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当时在民间流传一首歌谣：“中华为先，……，民国丁卯年（1927年），贼兵至，捐税出，民人不得安；官上捐，逃兵抢，民人受遭殃，请黄沙，立‘忠孝’，齐心保家乡，打胜仗，回团来，民人自得安。”当时各村因战出征的“红学”会徒，很受民众爱戴，其田地农活，四邻自动帮工劳作。受伤的会徒，均有邢台“红十字会”医院免费调治。有的“红学”合团后，还兼管排解民间纠纷，受理诉讼。如崇水峪一带的农民到内羊村“红学”告状的很多，还给“红学”送

去官灯，感谢断案公正廉明。由于社会各界的支持，更加促进了“红学”组织的巩固和发展。

再占县城 推举会徒做县长

当年9月，驻守在邢台的晋军及所委任的县长安恭己突然奉命离弃县城。当时的邢台成为一座空城，十天没有县长，一城四关秩序大乱。这时永年的黄沙会首张镇西将其数百会徒编为一个旅，自称旅长，乘机进驻邢台城。任县刘振河和邢台各会门会首，以保护城内民众为口号，亦争先恐后率会徒进城。曾在奉军当过营长及代理团长的城东白枪会首张占德，率会徒二百多人；“红学”会首陈梦泽、刘老和、陈桂林、徐兰等，率会徒千余人；黄沙会首霍老修、窦同德率会徒数百人；大刀会首张老梦亦带人不少。各会门商讨推举县长掌管全县政务。“红学”会徒曾推举伍仲村陈桂林当县长，陈因与共产党组织失掉关系，且对时局发展不明，因此坚辞不就。后推举永年黄沙会首张镇西之弟张若文为县长。当时进城为新县长助威的会徒有数千人，仍是县商会向各商号分派馍馍、大饼、咸菜，定时定点供给会门武装。过多的摊派给各家商号加重了负担，因此商民叫苦连天。

1928年初，商会会长光其仁和绅士联合找县教育局局长李毓英周旋。李毓英，又名李忠令，邢台石善村人，早在清末宣统元年，便考入直隶保定第二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前即加入中华革命同盟会，在保定响应武昌首义，秘密从事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活动。民国三年在二师毕业时，因考取第一名，被省府派充二师学监。民国十三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了大总统，在北京创办《京保日报》，委李毓英为主笔，不久，曹锟下台后，李也难在京立足，即通过关系回县充任教育局长。在军阀混战时期，先后有陕军、晋军、奉军、直鲁联军及会门武装占领邢台城。李毓英运用四面奉承，八面玲珑

的手腕，上靠旧友与各系军阀人物拉拢援引，下靠维持地方势力尚清连、赵玉堂、张占德、张老梦等人，巩固其地位与势力。

李毓英这个官场上的不倒翁，为了讨好地方士绅，便与张占德共同出面，召集各会门首领开会，商讨将本县会徒编为邢台商民保卫团，由张占德为团长，刘老和为团副。各会门共编五个队，每队六十人。白枪会一个队，张占德兼队长，“红学”两个队，陈梦泽、徐兰为队长，黄沙会一个队，霍老修为队长，大刀会一个队，张老梦为队长。各会首挑选所留会徒，分配了防地，其余都解散回家。此时军阀孙殿英部驻大名，闻讯派人来邢台联络，便委任张镇西为旅长，委任张若文为邢台县长。各会门首领皆得官受禄，并有了靠山，摇身一变成为了军阀的爪牙，开始向民众派粮派款。

会首得官受禄 会徒懈怠自散

“红学”部分会首得官加爵，变成了压迫民众的工具。解甲归田的会徒，由于战时误工过多，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特别是征战死伤的会徒家属，困难重重无人过问，致使大部会徒心灰意冷。这时大师兄曹九锡已在谈村病故，各团队各自为政，派别争斗不时发生。有的会首利用群体的力量，报私仇泄私愤。如内邱县西庞村“红学”十余名会徒去谈村给曹九锡上坟，谈村会首窦林为替其外甥泄私愤，指挥本村会徒将西庞村五人打死。后西庞村起诉大名高等法院，窦林、徐兰等人在监狱被关押两年多，村中“红学”便自动解散。此外，吸毒、贩毒、赌博等不良现象也在各地出现，从此“红学”反官府抗捐税的士气渐渐消沉。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鹿钟麟部进驻邢台，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委任王兰塘为邢台县长，大军进境后抓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并限制会门活动。会门推举的县长张若文逃跑，王兰塘依靠军队的势力，将张若文捕获关押，将原由会徒组织的商民保卫